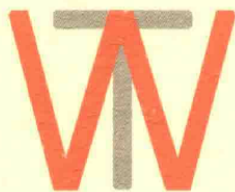


WITNESS TALKS
对话百家



世相人心

中国作家的生活现场

青年报社
李清川 主编
陈仓 执行主编

青年报社
李清川 主编
陈仓 执行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相人心 / 青年报社编; 李清川主编.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5
(对话百家)

ISBN 978-7-5500-3238-5

I. ①世… II. ①青… ②李… III. ①作家-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4436号

世相人心

青年报社 编 李清川 主编 陈 仓 执行主编

出 版 人	章华荣
责任编辑	郝玮刚 张兆磊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0.25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42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3238-5
定 价	66.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9-9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给你一束光

光能繁殖

李清川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酝酿在《青年报》新创一份文化类子刊，是在2016年春节前，甚至更早一些时候。说“论证”是不准确的，其实无需“论证”现实境遇都是尴尬的：在那个冬天，纸媒没落成了大众话题，文学式微也常见诸讨论，此时抱残守缺，以纸为阵地、以文学立足，我们似乎是在逆流而上。但是我们宁愿逆流而上，也不愿意顺势而下，因为在理性思考中我们发现，在文化多元和节奏趋快的大时代，青年更加需要定律与方向；在个人梦被自由放大的际遇下，青年比任何一个人群更加需要文化的力量。

2016年4月，《青年报》迎来第一万期出版，我们将《新青年》周刊正式落纸。之所以选择“新青年”为名，我们并无攀附之意，我们“新青年”的“新”，是思想的新，也是文化的新；我们“新青年”的“青年”，不仅是意欲照射到的目标，也是力求寻找的光源。如何赋予这份子刊以魂呢？我们以为，关键是要有眼光。我们这样比喻，文学家、文化学者、文脉传承和弘扬者，就是灵魂的塑造家。因此，我们以他们的最新作品为主线，开设《上海访谈》《自白》《重读》《旁评》等栏目，约请青年写作者进行同题创作。在文人、文章、文脉、文鉴这一

逻辑下，我们致力捕捉那些既可以沉淀为历史的，又可以预见未来的文化视点，关注那些不是流行的，不是潮头的，但一定是动态的，是发展的，有力量的，有灵性的，是年轻人走着走着就会迎面相遇的。我们想做的，就是给你一束光，让它照着赶路者的某个方向。

到《对话百家》系列丛书启动编辑工作时，《新青年》周刊已经出版了133期，不觉中，我们用心陪伴了三年时光。在岁月长河中，这光景不过只是个瞬间，但如果有耐心，你就会发现这一瞬之中的永恒——要是以130多位作家为坐标点编绘一张中国当代文学地图，是不是可以观察到中国文学的当下特征和前进方向？是不是能触摸到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某些趋势？更为关键的是，因为有更多、更深广、更具代表、更有期望空间的作家加入，这一文学地理的建构还在继续。

一路走来，我们对中国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越来越有信心，而这无疑来自作家和读者。

平素里我们与文坛大家的交往，更多是在文字中相见，这种由文字及情感的共振，不免伴生仰视和忐忑。是作家们的宽容、诚恳和磊落，让我们始终温暖。联系贾平凹时，他正在武汉授课，身体很疲惫，但得知我们“等米下锅”，他在凌晨配合完成了采访。同样的情境下，迟子建在忙于家事，阿来在藏区调查，王跃文在基层参加活动，李佩甫在创作新作……我们的高频访问从未陷入“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的不安，真是奇迹。

每当周五收到陈仓发来的清样，我都会想，每一位作家执着的文学故事和丰厚的人生体验，都无异于一支支拧开的手电，在他们的言谈间，光就会自然发散出来。张炜在谈到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创作时说，如果不写完这部作品恐怕一生都不会安宁，为此，他耗时二十二

年，写下450万字，流了很多眼泪。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经历了十七次退稿，他并没有因为挫败而迟疑，还将其解读为“每一次退稿对我个人而言都是打击，对作品来说都是‘打铁’”。以平朴为人和谦逊姿态为人称道的陈忠实，在生前接受采访时常会强调，他不是大师，这不是谦虚，而是远远不及大师的格。

另一方面，读者始终是我们关注和连接的重点，是我们的情愫所系，源源不断给我们以持久力量。在社交网络活跃的当下，他们用传统的书信和电话，表达着对作家、作品和《新青年》周刊的偏爱。他们中，有作家、评论家、大学教授和媒体同仁，更多的还是青年学生和普通读者。他们中有人要跨年度、跨地区订阅报纸，有人想购买全套报纸收藏，还有人，只为说一句“我喜欢”。“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如此鼓励下，我们既欢喜在心，又感重任压肩。

光是有方向的，光也能生出光。事实上，我们编辑出版《对话百家》系列丛书，还有为中国文学保存温暖历史的一点野心。客观说来，受出版形态、地域限制和传播时效影响，对话类文本的阅读体验还需优化和释放。我们希望，通过必要的梳理整理，去满足部分读者深入阅读的需要，也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一种参考。这种利用纸媒积攒“光”，再借助书投照“光”的愿景，也让我们在工作之余悄然完成了一次历史记录和思想沉淀。

我们知道，出好一套书，出一套好书，并不比办报简单，恐怕还会复杂一些。《对话百家》系列丛书能够与读者见面，我们要向每一位作家致谢，向提供过帮助的朋友致谢，尤其要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工作团队，他们倾注了热情和心血。春节前，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团队专程来到上海，我们有过倾心一晤，他们对内容修订、装帧设计、市场推

广提出了高水平意见，做了细致安排。我们都相信，有文学相伴的人生是美好的人生，被文学注入的时代是有灵魂的时代。这样的共识是幸福的，既有各自职业的坚守，也有来自文化的传承。

最后还要做几点说明：一是每卷本目录中的作家次序，大致遵从了姓氏笔画排序。姓氏传自祖先，即便是笔名也代表着文字的血统，所以是天赐的，是自然的，自然的方法应该就是科学的方法，也因此呈现出老幼相携、结队出发的友好气象。二是关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信息，依据了报纸首发的资料，没有进行全面更新，因为作家一直都在路上，很难等到一个最终的结论。三是从报纸到图书的形态转化中，出于平衡新闻性与文学性，兼顾传播功能和阅读体验，去除了随时间推移而失去效力的部分内容。以上处理，如有不妥或者疏漏，还请予以理解和谅解。由于能力和目力所限，不免会有遗憾和失误，也希望得到各个方面的谅解。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还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以此致敬历史。遥想百年前的《新青年》杂志，提出“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吹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成为历史进程中一个明亮的符号。

历史的门槛都连接着新起点。2019年6月10日，《青年报》迎来了创刊70周年的纪念，我们也以此送给《青年报》和她的读者。追溯历史，勇于尝鲜，绝不墨守，是《青年报》和青年报人最鲜明的特质，这种内生的创造力，也是今天的我们传承火炬、接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和精神力量。愿由此开端的新的路上，我们总有希望，充满发现。

（作者系青年报社党委书记、社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

文学属于青年

陈思和

1917年，陈独秀携带着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移师北京，在北京大学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学革命”。是年一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二月，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白话文学运动承载着思想革命的使命，席卷全中国。两年以后，1919年，《新青年》的思想启蒙直接唤醒了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了应对巴黎和会的外交事件，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爆发了，中国由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之初，仅仅是一个励志型的青年思想杂志。北上以后，短短几年就办得风生水起，获得了全国性的成功。什么原因？北京大学是第一个原因，那是全国优秀青年云集之地；提倡“文学革命”是第二个原因，新文学以其新鲜活泼的语言和形式，深深吸引了大学里的青年学子。新文学浪潮与青年运动相结合，便可创造一个崭新的时代。

新文学浪潮与青年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上产生了革命先锋的影响。我曾经把新文学运动领袖们的出生年份列出来：鲁迅是1881年出生的，李大钊是1889年出生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80后；胡适出生于1891

年，傅斯年出生于1896年，属于90后；陈独秀是1879年出生，也就是70后的“尾巴”，但他已经担当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新文化运动里几乎没有50后的作家。康有为生于1858年，严复生于1854年，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已经被看作是过时的人物。而正是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胡适这样一批70后、80后和90后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创了现代中国的新纪元。

他们所开创的时代，真正是青年的时代。

上面这段议论，是我在读李清川、陈仓主持编辑的《对话百家》系列丛书书稿时，由衷想说的话。他们两位都是有文学情怀的媒体人。我与陈仓相识于复旦大学的课堂里，他来约我做一个访谈。他告诉我，青年报社创办了一个《新青年》周刊，每期用七八个版面来介绍一个当代重要作家，那时已经推出的就有贾平凹、陈忠实、张炜、余华、刘醒龙、欧阳江河、周大新、李佩甫等等，向青年读者展示当代文学的风貌。我被他们的编辑理想深深触动，我知道《青年报》是一家面向青年人的资深媒体，拥有大量的青年读者，由它来隆重推介当代文学，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新世纪的中国文学正处于一个转型更替的关键时期。我在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我的意思是：从五四新文学发展而来的现代文学，原来就其本质而言是青年文学，它含有强烈的文学先锋因素，表达了中国青年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情绪和审美形态。但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发展的稳定和文学功能的变化，更形象一些说，文学已经进入了“中年”阶段。其标志之一，对照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如今在文坛一线创作的活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作家群体，依然是1950、1960年代生人，他们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写作实践，形成了成熟的世界观与写作风格，艺术上也日臻完善，他们是延续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一代作家，但他

们毕竟已经不是青年了。而真正反映着大多数青年社会情绪的文学，却被遮蔽在资本渗透下的网络新媒体、文化市场、大众娱乐等尘霾之中，还没有发出真正的光彩。我把这种文学状态称之为“中年危机”。

因此，如何弥合这两大类文学的健康因素，有效地把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与当代社会生活以及新媒体新技术结合起来，推动新一代的五四精神传人的诞生，把新文学传统的生命活力延续下去，让更多的文学青年了解和认同前辈作家的创作心声和生活态度，在新形势、新环境、新媒体中凝聚起新的力量。这对我们所有不同年龄层次的文学工作者来说，都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但也是光荣的使命。

在这个意义上，我对青年报社编辑出版的《新青年》周刊，自觉运用大众媒体来向青年读者推介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充满敬意。他们选择的当代著名作家艺术家，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自觉继承者，弘扬他们卓越的创造性劳动成果，总结他们在文学上的精神血脉，扩大他们的创作影响，对于传承新文学传统的血脉有着重要的意义。也许他们现在做的工作，只是一种堂·吉珂德式的风车大战，但终究是“石在，火种就不会灭”，人文精神需要代代相传。

现在青年报社把《新青年》周刊上的130余位中国作家的对话录编辑成书，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希望这套六卷本的书能够获得更多的青年读者的喜爱。是为序。

（作者系著名评论家，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文科资深教授，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目 录

- 001 宗 璞 我像小蚂蚁在努力搬沙
- 015 周大新 社会不靠作家的批判来推动
- 029 周梅森 好作品应该影响世道人心
- 043 范小青 内心有个小妖精多么美好
- 057 范 稳 可以没有大学文凭但要拥抱生活
- 071 金仁顺 别把自己变成树懒而是做棵树
- 085 柳建伟 为不让人绝望我从未写十恶不赦的人
- 099 残 雪 自由的行为艺术是生活本身
- 113 胡学文 女性是敏感的世界探测器
- 127 赵本夫 数千年文化积累是本源和血脉

- 141 赵 玫 如今没有深爱也没有深痛
- 155 海 飞 祖国是会生长会疼痛的生命体
- 171 莫 言 我总铆足劲想写真正的世界经典
- 185 贾平凹 不说硬话不做软事
- 199 陶 纯 迷恋收割机不如磨好镰刀
- 213 盛可以 我更喜欢明天的自己
- 227 笛 安 幸福体会如风的自由
- 239 葛水平 上苍只救那些可以自救的人
- 253 蒋 韵 用浅薄知识装点人生很可怕
- 267 韩少功 文学的门道是回应人类精神难题
- 281 熊召政 不平凡的人既仰望星空也俯瞰大地
- 295 魏 微 属于“人”的东西都很动人

宗璞



宗璞，原名冯钟璞，1928年生，北京人，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主要作品有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中短篇小说《红豆》《弦上的梦》《我是谁》《三生石》《泥沼中的头颅》《鲁鲁》《米家山水》《心祭》《四季流光》等，散文《西湖漫笔》《紫藤萝瀑布》《心的嘱托》《花朝节的纪念》《哭小弟》等，翻译《缪塞诗选》（合译）《拉帕其尼的女儿》等。曾获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优秀散文集奖等。

我像小蚂蚁在努力搬沙

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大师，宗璞先生如今仍然笔耕不辍。在人心浮躁的今天，她的写作更像是某种象征，那是一代人的坚守，也是历史文脉的相承相传。问她怎么能坚持下来，她说其实也简单，就是要留下生命中值得记忆的、可珍贵的而且不是属于个人的一段历史、一段生活。

1978年春天，你写了《弦上的梦》，此前，你已经搁笔15年，能谈谈你从搁笔到重新拿起笔写作的一些情况吗？

当时开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觉得精神获得了解脱，写的都是接触到的一些事情。当时，有人批评这篇小说的结尾有点概念化，尤其外国人读起来觉得不能接受。其实，我写的梁遐这个孩子还是比较真实的。我有一个亲戚就是梁遐这样的人。当时觉得这些孩子挺值得同情，他们经受了历史，而且没有变坏，都在逆境中挣扎出来了。

此后，你写了一系列表现知识分子反思和内省的作品，如《蜗居》《我是谁》《米家山水》等，这些作品虽然也有撕肝裂胆的控诉，但是更有一种温情，就像你笔下的铁箫的自况，“铁质硬于石，箫声柔如水”。我觉得这种气质和其他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作品很不一样，这

种温情是不是表达了你对历史的某种宽恕？

我觉得在历史中普通人是比较多的，而真正的英雄人物是比较少的。英雄人物当然值得敬仰、值得歌颂，就像我在小说中写的那个举着自己的头颅的队伍，这是人类当中的精华。我觉得普通人应该尊重那些人，理解那些人，如果自己做不到的话。可是普通人还常常骂那些人，去批评那些人。这是就知识分子而言。我发现真是有很大一部分的“芸芸众生”，不怎么想事情。他们当然也很可爱，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不能要求他们都一样。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什么英雄。所以，我会认同像慕容乐珺这样的普通人，她能够理解勇士，但也会有犹豫。《蜗居》这篇小说也只是启发人们起来反抗，不是号召，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反抗。

你曾经谈过，《三生石》中感觉特别深刻的，是人的心灵从“铸心”到“心硬化”的这样一种改变，那种相濡以沫的情谊特别让我们感动，友情、爱情对于你这一代经历过历史残酷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心硬化”比肝硬化更可怕。后来才慢慢醒过来一点。现在，很多人也不是完全能够认识到怎样做一个人、人为什么是万物之灵，这还需要教育。而友情是人伦中很重要的构成部分。中国传统是很注重友情和朋友的，友情和爱情差不多是并重的。我写过一篇散文《孟庄小记》，里面讲到我和蔡仲德去寻找三生石，就讲到朋友和友谊。梅菩提和方知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我觉得他们应该原来就认识，好像冥冥中注定的事情。我很喜欢中国文化中的神秘主义，我没什么研究，可是觉得很有意思。当时有人不喜欢这样的安排，但我改了一下，觉得不对，就又改回来了。有些现实中不可能的情节，反而能让小说更有想象力，更光辉。

只要有一些细胞活着，还有爱，这个社会就能变好。你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吧？

希望能活过来。不过现在我有点悲观，好像人都变得很实际。我觉得文化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东西，比如，我们的古典诗词和一些外国诗歌，我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念的，我们觉得那真是非常好的东西。小说也是要静下心来读的，现在能静下心来的人不多。比如说《南渡记》《东藏记》，像你这样耐心地看第二遍的人恐怕不是很多了。

评论家李子云女士曾经用“兰气息、玉精神”来形容你的作品，我觉得《三生石》就特别能体现你的这种风格，追求“诚”和“雅”的精神气氛，这种气质别的作家很难具备。

原来构想《三生石》是个短篇，后来觉得短篇容不下这样多的人物变化，就写成了中篇，但我觉得再压缩一些可能更好。气氛有很大部分是语言上的功夫，文学究竟离不开语言。我的中国文学有一些底子，但光靠底子就容易不新鲜，后来又加入了西洋的东西——我大学念的是外文，后来一直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当编辑。语言是心之声，不是形式，不是能刻意追求的，而是靠内在的修养。“诚”和“雅”是金代诗人元好问的诗歌理论，后来郭绍虞先生将之总结为“诚乃诗之本，雅为诗之品”，没有真性情，写不出好文章。但要做到“诚”，就要能够正视生活的很多问题。“雅”便是文章的艺术性，这只能靠改，不厌其烦地改。

你曾经将自己的写作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现实主义的“外观手法”，一种是超现实主义的“内观手法”，为什么会有意识地用两副笔墨写作？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现代派”是个很时髦的词。我记得你参加过一个《文艺报》组织的“文学表现手法探索笔谈”，你对形